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二

宋 林之奇 撰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三篇蓋是武王伐紂誓師之辭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篇名以泰誓者漢孔氏曰大會以誓衆顧氏曰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此二說一則以爲大會以誓衆一則以爲會中之最大者其意雖異然而

以泰爲大則同此蓋武王誓師之言爲伐紂而作猶湯誓之伐桀而作也然而不謂之武誓而謂之泰誓者蓋出於史官一時之意篇首有大會於孟津之言遂以泰誓二字爲其簡編之別非有深意於其間故先儒之所解亦惟如是而已而王氏好爲鑿說徒見今之書不用大字而用泰字則爲之說曰受之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伐以傾否故命之曰泰誓甚矣王氏之喜鑿也夫否泰之泰與

太甚之太與大學之大此三字通用也故泰壇泰階泰伯雖經傳所載或有用否泰之泰字然其實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無以異泰誓之爲言亦猶是也是以孟子左氏傳國語舉此篇名或作泰否字或作太甚之太字或作大學之大字明此三字音同義同故得以通用也王氏徒見作否泰字遂以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誓師往伐以傾受之否爲說其說則新矣然而非書之意也泰誓則爲誓師以

傾受之否使誥篇名偶用泰否字則當傾否而作誥
矣蓋王氏欲盡廢先儒之詁訓悉斷以已意則其說
必至於如此之陋也晁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
時未有泰誓也至於孔安國定壁中書增多五十五
篇而泰誓始出然其書遭巫蠱事而不出也遂有張
霸之徒偽書泰誓三篇與伏生二十八篇並傳諸儒
皆以爲信故其篇内所載覲兵孟津白魚躍入王舟
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等語漢儒多用之而大史公

史記周本紀亦載其僞書蓋莫以爲疑也至後漢馬融始疑之以爲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蓋霸等雖知剽竊經傳所舉泰誓之文以成此書然諸儒所引霸不能盡見也故融得以疑之雖實疑之然而古文之書猶未出也至於晉世古文書始出諸儒以泰誓正經比較國語禮記左傳荀孟諸書皆合由是僞泰誓廢矣晉之所出尚用古字至明皇天寶中始改用

今字又篇名用泰否之泰未必是古文如此或意其出於唐天寳中一時之所定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先儒傳此篇之序有二可疑者而學者信之其一說曰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始伐殷學者信此言遂有受命稱王之説其一説曰武王伐紂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諸侯僉同乃退而示弱至十有三年更與

諸侯期而共伐紂學者信此言遂有觀兵示弱之說據諸儒所以有文王受命而稱王之說者徒以武成之篇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而此序云十有一年遂謂居喪三年然後足以成其數以伐紂之年爲文王受命十有一年也其所以有觀兵孟津之說者蓋以此序言十有一年而篇首言十有三年遂以十有一年爲觀兵之舉此二說雖依倣經文疑若可行然而揆之以理誠有所不可通者案無逸之書曰文王受命

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先儒遂謂文王在位四十二年適有虞芮質厥成之事遂改元正始而更稱元年夫改元正始之説一君而有兩元年或三或四或至十餘此蓋出於漢文帝之稱後元景帝之稱中元而武帝更年號耳自此以前未嘗有改元之事惟始即位者則稱其即位之年為元年自元年以後皆積累而數之徒欲以見其在位之久近耳非如後世以改元為國家之大事也豈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矣更

稱元年武王繼文王之世不以其即位之年爲元年而上冒先君之年者哉漢儒徒以其所見漢時有改元正始之事遂以文王質虞芮之訟爲改稱元年夫虞芮質厥成誠出於文王德化之所感然苟使以此表見於世曰此吾受命之年其無乃待文王之淺也案史記武王伐紂實以其即位之十一年非文王之年也此說與經文合據此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是伐殷在於武王之十一

年也明矣史記之書又以爲據然而史記旣以伐殷爲武王之十一年也而至於伯夷列傳又載其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語此則自相違戾豈有即位十有一年而文王猶未葬也哉至觀兵之説先儒之論尤爲乖戾案此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之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其文前後相屬則是一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一月戊午也而先儒以十一年爲觀兵之年至十三年一月戊午始渡孟津以伐紂其於序

文既已破碎而不相連屬矣況此泰誓三篇所載皆其渡孟津之時誓師之言初無觀兵誓師之語則序何以忽生此文據先儒之所以必為此觀兵誓師者徒以上篇曰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遂以是為觀兵之舉某竊以為誤矣武王之意蓋謂當文王之世紂之罪已為上天之所斷棄矣至我小子嗣位與爾友邦冢君觀紂之政冀其有遷善改過而紂殊無悛革之心其所謂觀者正如子貢曰以予

觀於夫子盖自此觀彼之辭也經文以爲觀政而先儒以爲觀兵必不可之説也然序云惟十有一年而篇首曰十有三年者何也案洪範篇首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而史記又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則是洪範之作盖克商二年之後洪範既爲十有三祀而作則伐商爲十有一年也審矣世儒徒以此篇首十有一年爲洪範十有三年所汨故傳者亦誤作十有三年矣其實一字誤作三字也史記雖

以武王十有一年伐殷而又以謂武王九年祭文王于畢觀兵孟津蓋太史公未嘗見古文泰誓徒見世儒有觀兵二年之説遂從而爲之辭耳學者欲觀泰誓之序必知先儒二説之非然後序之意可以無疑矣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一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正月戊午也不謂之正月戊午而曰一月者唐孔氏曰武王以紂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此說是也顧氏以為古文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此雖亦一說然考之其他諸書未嘗有以正月為一月者則顧氏之說

未敢以為然也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伐紂必自孟津濟河而北泰誓三篇皆其渡河之時誓師之辭也故史官追録其事故作泰誓三篇先儒謂皆以渡河而作上篇未次時作中篇既次乃作下篇明日乃作其意蓋以謂三篇之作皆在渡河之後然而據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是上篇之作當是未渡孟津時所誓既誓而後渡河已渡河矣至明日戊午乃始作中篇之誓也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

月戊午師渡孟津而篇首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春者即序所謂一月戊午也故漢孔氏曰此周之孟春蓋古者改正朔則必以其所用之正月爲四時之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故此以建子之月而爲春春秋書春王正月即此月也泰誓作時周之正朔猶未改也而得以用周之時數月者此蓋出於史記泰誓之時所追録之時月也漢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歳首顔師古曰此謂建寅之月

據未正歷以前用建亥之月爲歲首而此之以正月爲歲首史官追正其月名故今漢書自高祖元年以下如秦正以建亥之月爲正者則皆改爲冬十月與此篇所載正同大會于孟津謂諸侯皆以其師來集于孟津將共濟師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諸侯與武王共伐紂者與之同志有友之義焉故謂之友邦冢君者大君也尊之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

侯及我周御事之臣以至庶事之賤皆明聽我誓誥之言葢將言我所以伐罪弔民之意也夫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天下之至逆也武王豈逆天下之大順而樂為此慙德之舉哉葢有不得已於其間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紂之為君既失為君之道神怒之民怨之則武王不得不應天順人以伐紂非敢加無禮

於其君也蓋以紂失爲君之道而天下之人既不以之爲君矣則我雖欲不興師以伐之不可得也故將論其所以弔伐之意則必推言天之所以立君者將使之仁民而愛物今紂則不然此所以見絶乎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惟天地萬物父母謂天地之於萬物無所不生無所不育猶父母之於子無所不愛然雖無不愛而其生

育也非自然而然以聽萬物之自遂則必有頼於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最靈於萬物者以裁成而輔相之然後三才之道備而生育之功全故必擇夫誠有聰明之德充其所以靈於萬物者而爲之元后彼既有聰明之德又居元后之位則能審於人性之好惡以爲之父母然後斯民各得其所而至昆蟲草木之微亦無不遂其性者如此則裁成輔相之德於是爲至人道盡而三才之位定矣此蓋言天地之道相須爲

用以成其化育也今紂之為君則不能盡其所以君父母之德以至於荼毒天下之民而暴殄天下之物使斯民不得其所而萬物莫有遂其性者則是負上天之所寄托而獲罪於天矣武王將欲興兵以為民除其害故先推言天地之所以立元后以為民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

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祭統曰祭有餕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所謂觀政者蓋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餕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猶是也蓋當文王之時紂爲不道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爲

皇天之所震怒而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以伐之矣既以伐紂之事命於文考而大勳猶未集則其所以伐紂而集文考之大勳者是乃武王之任也然其所以至於即位十一年之久而後往伐之者蓋予小子發與汝有邦之諸侯尚且顧君臣之大分而猶有不忍之心尚有望於紂之幡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於善者十餘年而覵紂之政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其所以不得已而爲此孟津之舉也武王之心只如

是而漢儒不之察乃以觀政轉而為觀兵附會於序言十有一年篇首十有三年而為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於經而不合揆之於理而不通然歷代諸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為誠然惟程氏之說曰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絶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為臣子敢以兵脅其君乎此言大可以規正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也故某推本此說而附益之以觀政之不可

爲觀兵以信周師之實未嘗再舉也武王觀紂之政以冀其萬一之悔悟而紂罔有悛心方且夷居而居此夷字當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言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而無禮於是弗祀上帝與夫天帝神祇之在祀典者以至遺棄其先世之宗廟亦弗之祀既傲慢無禮而又弗顧於宗廟神祇之祀於是國家之所藏蓄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所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

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皆所謂既于盜也至於此則紂之心亦可以自省矣方且偃然自肆於上以謂吾有民可賴以安蓋恃其有如林之旅也謂有命自天必不至於是蓋所謂已有天命也惟其所恃者如此故無有能懲其慢侮之心者此其罔有悛心之實也夫紂之罔有悛心其事可謂衆矣而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人之爲不善雖至於盤樂怠傲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

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昭昭然不可欺者則猶或畏憚而有所不敢為苟不復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為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而遺之以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之也至於殺饋餉之童子知其心之不復悛革於是興師而伐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可謂暴虐之甚然文王猶未忍伐而事之武王猶未忍伐而觀之至於犠牲粢盛既于凶盗而罔懲其悔則知其罔有悛心而率諸侯以伐之蓋紂之

所以自絶於天地鬼神者至此而决矣故武王遂言其所以致討而卒其伐功之意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前言紂之所以自絶於天地鬼神矣於是遂言已之致討以卒其伐功之意也天之佑助下民將欲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流離陷溺之患則必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君師立然後斯民無有不得其所者

蓋君師者所以代天而理民也故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紂既夷其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而又失其所以為君師之道則是三本絶矣故武王既言遺棄其宗廟神祇之祀而又言其失君師之道以見其所以至於危亡者皆其所自取也上

帝之所以立君師惟欲其相助上帝以寵愛綏安此四方之民而已天既命紂以寵綏四方之任而紂不能勝方且荼毒斯民故天改命文王為之君師大勲未集而武王繼之則其所以相上帝以寵綏四方者在武王不敢不勉茍紂之有罪則伐之無罪則赦之不可踰越於我先王之志也王氏曰有罪不妄赦無罪不妄伐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何敢越也孟子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蓋有罪於

此而不能相上帝以伐之者武王之所恥也此說得之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既論紂之有罪不可以不討故下文又論其討之必

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必克之事也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是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為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武王舉此言者蓋謂凡勝負之義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我之伐紂其力其德其義皆有勝之理紂當是時以言其力則億兆離心以言其德則為天命之所誅

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於是遂言我國家所以得是三者紂之所以失是三者以爲證也紂聚羣不逞之人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至於有億兆萬人然而人各有心皆懷離背之志我周有臣三千皆肩其一心以與上之人同其好惡罔有二三也紂之臣億萬其力宜彊矣以其億萬心故雖彊而弱武王但有臣三千其勢弱於紂矣以其永肩一心故雖弱而彊商周之不敵既已明甚而況紂之惡貫積盈溢

見絶於天人在所必誅而我文考之德為上天之所命其於義不可不誅紂則我之所以為此孟津之舉者不惟其力之必勝而其德與義亦皆紂之所不能敵也紂之罪至於貫盈而無悛革之心故天命我國家往誅之苟釋之而不誅則厥罪惟鈞某於湯誥夏王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既詳論矣夫紂之所以罔懲其侮者大抵恃其有民有命故也自武王觀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則所謂有民不足恃也商罪

貫盈天命誅之則其所謂有命者不足恃也天命已
去人心已離而紂方且偃然自肆罔有悛心無有懲
其侮者武王纘文王之緒適當天人之所歸則其所
處之勢固不得不應天順人以拯生民之命於塗炭
之中故予小子夙夜祗懼勑天之命而不敢自寧於
是受伐紂之命于文考之廟又且類于上帝宜于冢
土以伐紂之事告于天地神祇而後行也王制曰天
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此言受命文考即

是造于禰也冢土即社也周官肆師曰類造上帝鄭氏注曰類禮依郊廟而為之蓋古者祭于昊天上帝則有郊祀之常禮苟非常祀而以其事告于天者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舜受堯之禪類乎上帝與此篇同是皆以事告于天而非郊祀之常禮也王制謂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是亦非常禮也是以其祭皆謂之類既以類上帝為依郊祀而為之則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

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紂既弗祀夷居以失天人之心故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所以昭荅于天地神明之心而遂與諸侯與夫御事庶士之衆渡此孟津而致天之罰於紂也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蓋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爲民而已民欲以爲君天則必佑之民不欲以爲君天則必棄之紂之居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爲已甚矣

民之不欲以爲君亦已久矣冝其爲天之所斷棄也
故武王於此一篇之中尤致意焉篇首言惟天地萬
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言惟聰明之君有以代天理物然後人道盡而化
育之功成於是遂數紂之罪以見其不足以爲父母
矣旣論不足以爲民父母者於是又論其天佑下民
作之君作之師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言紂旣失
君師之任而天遂以之命我國家則不可不克相上

帝以寵綏四方也既言其不可不伐紂矣於是又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見其伐之必克也其終始反覆之意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民紂不能副其所託而又暴虐之則其所以至於滅亡者皆其所自取非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惟其所以伐紂者皆本之於天命而不敢赦則爾友邦冢君庶士御事庶幾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蓋紂以獨夫為天下逋逃主以致四海之濁亂者誅一獨

夫則惡之根本巳除矣此所以能永清四海也時哉
弗可失孔氏曰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同合之時不
可違失此言是也大抵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
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孟子曰匹夫
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
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皆聖賢所以出處窮通
之大致而孟子論之則皆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蓋以其所遭者皆有不可失之時堯授舜以天下舜授禹以天下非輕以天下與人也天實與之矣堯舜不可失其所以與之之時也湯伐桀武王伐紂非利於取人之天下也天實奪之矣湯武不可以失其所取之時也取之與之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故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蓋當文王之時紂雖爲不道猶有可存之理則文王率叛國以事

之爲知時及武王之時紂之不道無復有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爲知時茍使文王先時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則俱爲不知時矣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言蓋與孟子之言相爲表裏

泰誓中　　周書

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則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癸巳武王始發戊午

渡逾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而渡以是考之則武王自宗周而來至於孟津其師行蓋已踰月矣於是渡河而北距商郊密邇故三日之間而三誓師焉上篇雖不明言所以誓師之日然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知上篇當是上丁之日尚在河南未渡孟津之時所作既誓師而後渡河也中篇則是戊午日既渡而次舍於河之北所誓也至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廵六師明誓衆士則

又是戊午之明日已未將啟行以趨商之郊既作此篇而後行也所以三日而三誓師者蓋三令五申之謹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戊午次于河朔至癸亥凡五日已陳于商郊則是其次也纔一宿耳明日而遂行也而春秋莊公三年書公次于滑左氏傳例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

信爲次此說非是據武王之於河朔纔一宿耳而謂之次安在其爲過信爲次也哉左氏傳例拘泥不通大抵類此武王先次舍于河北蓋先諸侯而渡也諸侯之師既畢渡然後以其師來會武王於是廵行六師蓋所以慰安其渡河之勞也昔楚莊王圍蕭師多寒王廵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武王之徇師而誓是亦所以撫民而勉之也周都豐鎬其地在西當時從武王渡河者大抵皆西方之諸侯故其

徇師而誓則嗟歎而呼之曰西土有衆咸聽朕命蓋申誥友邦冡君而示以其伐紂之意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此武王所聞古人之有是言也人莫不有好苟好之則必有技之而不已之意特顧其所好者如何耳所好者善則其爲善之心惟日以爲不足爲善而日不

足則將爲吉人而動罔不吉矣所好者不善則其爲不善之心亦惟日爲不足爲不善而日不足則將爲凶人而動罔不凶矣故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蓋舜之徒與跖之徒其孳孳則同其爲善爲利之心則異其積善與利之心則其所成就者將至於爲舜爲跖由是觀之世之人苟能移其爲不善之心而爲善則其爲善亦將

無所不至惟其自暴自棄安於爲不善而莫知其非耳由此觀之小人之爲不善其用心亦非不專精以其所習者無非驕奢淫逸之事此其所以用心逾勤而召禍愈速也故武王將極陳紂之惡至於穢德彰聞神怒民怨而不可救將推本其所以然者則將在於爲不善惟日不足而已既諭其理之如此於是陳其所以惟日不足之故而曰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言其於無法度之事力行之而不怠也中庸曰力行近

乎仁所貴乎力行以近仁者惟其有度故也茍於有
度之事然後力行之而不怠則其執德也洪信道也
篤矣今紂乃力行於非法度之事惟日不足此其所
以窮極天下之惡至於危亡而不可救也自播棄黎
老以下至於穢德彰聞此又其力行無度之事也黎
老國之老成人也孫炎曰面黎色似浮垢也罪人者
逋逃之小人也既力行無度之事於國之老成人則
播而棄之至於逋逃之罪人則昵比而親之而又方

且淫于色酗于酒肆爲暴虐之事其臣下習紂之惡亦皆安然爲殘忍於是分爲朋黨之家互相告訐以爲仇敵其在位之人皆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此其所以億萬臣而有億萬心也紂既淫肆酗虐而其臣下化之人皆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於是淫刑濫罰横及無辜之民民之無辜者皆呼天告寃而穢惡之德彰聞于天而爲天之所棄然推原其所以至於此無他惟力行無度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紂既自絶于天而天棄之則武王受天之明命不可不應天順人而伐之於是遂言夏桀之罪未至於紂

之惡而尚且為湯之所伐此則以見紂之不可不伐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天之愛斯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其所以立君者蓋欲使奉天所以愛民之道而已故人君之職惟在於愛民愛民者民懷之民懷之則天與之矣苟不能愛民則失其所以為君之道而民叛之民叛之則天棄之矣古之人君自堯舜禹以來無非以愛民為事天之實故能祈天永命而福祚無窮至於桀紂不克奉天而肆為刑戮流毒下國

天不忍斯民陷於無辜也於是佑命成湯使之降黜夏命代之爲君以惠斯民而承順上天之意非天偏私於成湯而偏疾於夏桀也桀不能愛民故天爲斯民而降黜之湯能愛民故天爲斯民而佑命之其或予或奪凡以惠斯民而已桀之罪既已如此况受之罪又過于桀其所以過於桀則下之所言是也剥喪元良者孔氏曰剥傷害也元良善之長也其意蓋謂傷害善人也不如蘇氏之說曰剥落也喪去也古者

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以爲庶子而不得立者以其生於帝乙未即位之初以禮考之則與紂俱爲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稱之曰殷王元子此說是也賊虐諫輔爲比干也紂之所以剥喪元良使之逃亡而不復追賊虐諫輔至於殺之而無所惜者蓋紂之意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者此其所以慢神虐民而肆然無所忌憚也太史公曰紂資辯捷給聞見甚敏才力過人知

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此語不知太史公何所據而云然武王數其罪以謂言之如此則信乎如太史公之言也凡此皆紂之罪所以異于桀者蓋桀之所不爲而紂則爲之也世謂桀殺關龍逢此未必然也武王以賊虐諫輔爲紂之罪浮于桀者使桀果殺關龍逢則是與紂同罪矣湯誥湯誓數桀之罪不過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又不過曰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而已武王亦

惟曰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是桀之所以亡者惟肆為虐政以殘害斯民不至于紂之窮凶極惡而無所忌憚也桀猶不免於亡故天以其所以佑命成湯者而命我武以伐紂之事將使其奉天之罰而乂斯民也其者未足之辭也猶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蓋言之於未然之前者其辭當如此也所以知其以予乂民者以其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故知戎商之必克而有以承順上天之明命以乂斯民也戎大

也與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同大明之詩曰燮伐大商其言大商即此所謂戎商也戎商必克言商雖大國我必克之朕夢協朕卜漢孔氏曰言我夢之與卜俱合於美善此說非是既云朕夢協朕卜則是夢與卜合矣何須繼之以合於美善國語單襄公曰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三襲也韋昭曰言武王夢卜祥之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今當從此說所謂休祥者氣候之先見者高祖入秦闗范增使人

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若此之類所謂休祥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惡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動乎四體者夢也見乎蓍龜者卜也至於禎祥則此所謂休祥也紂之將亡周之將興其吉之先見至於夢卜休祥三者皆合於是知其必克之理也非惟其驗之於天時有必克之理至於考之人事亦莫不然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則以人事而知其必克也受爲逋逃主萃淵藪至於有億兆夷人夷人者言此億兆之人紂皆與之同惡相濟視若等夷也雖有億兆夷人然皆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其實人各有心離心離德而不足恃也我之所與共事者惟治亂之臣十人雖但有十人皆與我同心同德以戡定禍亂故雖十人足以敵紂之億兆夷人也武王但言亂臣十人而不言其十人爲誰至孔子舉此語而曰才難不其

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雖以爲有婦人焉亦不言其婦人與九人者何人也至漢儒乃以婦人爲文母九人爲周公召公畢公太公榮公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宫适此亦但是以意揆之未必然也至劉原甫又謂子無臣母之禮而以婦人爲邑姜夫謂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爲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則孔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爲何人矣而其十人者雖必是周召閎夭

之徒然亦不可一一如漢儒取必其當時之九人以足其數蓋經無文闕其所疑可也既紂之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我之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是億兆夷人之中雖有至親茍其心德之離必將叛之不如我之與亂臣十人皆仁人也仁人用則雖十人不患無億兆之附此正猶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周至也謂至親也此正如所謂親戚叛之但是假設之辭非有所指而言也而王氏則謂

指微子而言謂微子之徒以紂為無道而周有道故去紂而歸我此所以紂雖有至親而不如我之獲仁人也審如是則是周未興師而微子已歸周矣武王既得微子以為獲仁人然後興師往伐紂如此則是微子預亡其國為名教之罪人安得為仁人乎微子之歸國葢在周既伐商之後某於微子之篇已論之詳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

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蓋天之視聽惟視民之好惡而其吉凶禍福應如影響我當奉天之命以盡其惠民之道也以其身任為君之責凡百姓之有過則是我一人之有罪蓋自任天下之責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為天吏

也既以其身任天下之責則伐紂之罪以拯斯民於塗炭之中者武王不敢不以此而自任也故我今必往而伐紂以揚我之威武往之商郊侵紂之疆取彼凶殘之人以張我之伐功苟能勝紂而安天下則於湯之功有光顯矣此又申結上文之義也受罪既浮于桀則武王伐之而于湯有光固其理也朂哉夫子者言此事乃爾將士之所當勉也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者漢孔氏曰爾將士無敢有

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必克矣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據孔氏之意蓋謂武王恐將士之輕敵則戒之以寧執非敵之心其所以寧執非敵之心者蓋以百姓畏紂懍懍然若崩厥角恐其或為紂之用也蓋經文既言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則孔氏之說不得不然也武王既曉之以伐紂之意於是遂嗟歎而總結之以告庶邦冢君以下謂我之亂臣十人既與我同心

同德以伐紂矣則爾當一德一心以與我致討於紂立定厥功則爾與我國家將世世享無窮之福矣書本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稍稍復出伏生以口傳二十八篇孔壁續出二十五篇某嘗疑此二者必有所增損潤色於其間何以知之以孟子知之孟子之舉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之舉泰誓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今文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

厥角其字大抵相同而其文勢意旨則大有不同者
康誥伏生所傳之書也泰誓孔壁續出之書也故某
以是二者異同之故而致疑焉蓋伏生齊人也齊人
語多與潁川異晁錯受書之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
其女傳言教晁錯晁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僅以其意
屬讀而已孔壁中科斗文字孔氏得之其時科斗書
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姑以隸體定其可知者爾則
是此二者必有已之所不能曉者而以其意導合

令成文耳學者生於千載之下當夫簡編訛脫之餘固不必以今之書爲信然而亦當信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者不可以漢儒所傳之書爲出於帝王之手而不敢畧致疑於其間也孟子生於戰國之時去帝王之世猶未遠而六經猶在尚且以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茍理之所不安則莫可信也況又燼於秦火爛於孔壁而增損潤色於漢儒之手乎

周書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此篇蓋戊午之明日巳未將發于孟津既誓師而後行也孟津之會友邦冢君各以其師濟河然後進而陳于商邦武王將帥之而行則必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告之所以伐紂弔民之意其曰六師史官之序述總其多而言之蓋泛指諸侯之師也非謂周於此時已備六師之制也案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

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武王未克紂而有天下尚為商之諸侯但有大國三軍之制耳此云六師蓋指孟津之會所合諸侯之師而言之亦猶棫樸之詩美文王能官人而其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指文王出師之時所合諸侯之師也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此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辭雖不同其實三篇之誓皆是總告友邦冢君以及御事庶士但史官變其文耳若

謂中篇但告羣后下篇但告衆士則不可也武王既
大廵六師明誓衆士於是嗟歎而呼之曰我西土君
子蓋當是時友邦冡君及御事庶士之在孟津者皆
西土之人也君子者統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
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則是士卒亦可以謂之
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
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

毒痡四海

漢孔氏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王所宜法則唐孔氏遂舉孝經則天之明左傳以象天明以謂凡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據二孔之意蓋欲與下文狎侮五常之義相屬然而其說迂回費力此二句但謂天道之於人其吉凶禍福各以其類而

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益賛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其意正同但其辭有詳畧爾惟天之道其禍福吉凶如影響之應形聲無所僭差而紂則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此其所以爲天道之所斷棄也中庸曰天下有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皆是人倫之常道故謂之五典亦謂之五常今紂於此五者

狎侮而荒怠弗敬是失人倫之常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此云狎侮五常即孟子所謂自暴也荒怠弗敬即孟子所謂自棄也此兩句相因而成文漢孔氏曰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行之大為怠惰不敬天地鬼神以此兩句分為兩意則失之據侮五常但謂其狎五常怠棄之而弗行爾惟其自暴自棄失人倫之常道則是

失其本矣所以自絶于天結怨于民也周希聖曰天非絶紂而紂自絶于天民非怨紂而紂自結怨于民此説是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與此言正相反使紂不自絶于天天其忍絶之乎使紂不結怨于民民其至於怨之乎此蓋言其所以致天人之怒者皆其所自取也自此以下又論其所以自絶結怨之實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之禍福吉凶

大抵因民而已紂之結怨是乃其所以爲自絶也故武王將論其罪惡貫盈至于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則必先之以其暴虐于民以失四海之心者斮朝涉之脛謂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剖賢人之心謂比干忠諫以其心異於人剖而視之此二者其暴虐之最甚者也故首以爲言蓋朝涉而寒者在人情之至可憫也而乃斮其脛賢人之忠諫國家所頼以存者而至於剖其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惟其忍於此作為刑威以殺戮無辜其毒痛徧於四
海之人也宜乎紂之亡無足怪者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
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恱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
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崇信奸回之人而用之放黜師保之官而逺之屏棄
前世之典刑囚奴國家之正士宗廟社稷之所頼以

存者惟在老成人之典刑耳今紂既崇信小人則於此二者皆棄之而莫之顧於郊社之禮則壞之而不修於宗廟之祀則廢之而不享故其所以孜孜惟日不足而為之者則惟在於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婦人妲已之類是也列女傳曰紂膏銅柱加炭火其下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已乃笑夫紂之欲妲已之悅至為炮烙之刑以致其一笑則其所以為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紂之暴虐至於此

極則失天下之心而民怨于下民怨于下則天怒于上於是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使紂之必亡也時喪猶所謂時日曷喪祝斷也謂斷棄其命而降之殃罰使之喪亡於此時也天既絶紂而祝降時喪我國家適當天命之所歸則爾不可不孜孜然助予一人以恭行天之罰而致討于紂也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此又舉其所聞於古人之言為之證也蓋民之叛服無常也撫之則

戴之以為后虐之則視之以為讎一則以為后一則以為讎惟在於撫之虐之之間耳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天下之大而統之於一人夫豈一人之力足以勝此億兆之勢哉恃人心以為固爾故人君而能撫民則雖以一人而臨天下而有不可動之勢苟不能撫其民而虐之則失其所恃以為固者而一人之勢孤一人之勢孤則是一人矣以一人而與億兆之人為讎豈能一朝居焉故曰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言紂作威而殺戮無辜以與一世之人為讎則斯民無有戴之為君矣是獨夫耳獨夫者失其所恃之勢與匹夫無異與匹夫無異而且與一世之人為讎是自取滅亡之禍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其言蓋出於此苟不能撫民而虐之則是讎也非后也舉天

下之人而雝一獨夫豈爲弒君哉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又從而爲之喻以見意也樹德若植嘉禾必以雨露灌溉之去惡如除蔓草必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

然後不至於滋蔓武王言此者蓋謂爾邦君庶士於我國家則當如樹德務滋必封植愈固然後斯民永享其利於殷也則當如除惡務本必去紂之虐然後其惡可得而絶故繼之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尚與汝務本以除惡也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此則言汝衆士當務滋以樹我國家之有德也孟子論湯之伐葛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

之於葛但有匹夫匹婦之讎而猶且興兵以復之今也紂既洪惟作威毒逋四海以與一世之人爲讎武王豈得恝然無所惻怛於其心哉故我小子當與爾卿士殄殲乃讎蓋我能與汝去紂之惡則是撫汝而可以爲汝之君矣汝衆士當進其果毅以成汝之君蓋爲滅紂而勝之則將長爲汝之君而撫汝矣汝不可不一德一心以翊戴之也武王所以三令而五申諄複告戒以致其所以弔民伐罪之意者可謂盡矣

至是將欲趨紂之郊以決生民之命於商周之勝負則其所以用其衆士也不可無賞罰以懲勸之故遂戒之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葢欲其衆之用命則必欲示之賞罰之必信也湯誓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大抵行陣肅師謹重其事其言不得不出於此非誘之以重賞動之以嚴刑以冀其從巳也既告之以賞刑之必信於是遂嗟歎而言其臨事而懼不敢自寧之意而巳

惟我文考之德也若日月之照臨在上近而西土遠而四方無所不被文考之德其光顯于天下也旣已如此則我有周誕受多方以有天下是我周家之於紂蓋有必勝之理矣所不可知者我小子之德如何耳使此行也而我遂克紂非我小子之能用武以卒伐功也以我文考無罪故我國家得以膺上天之休命而集其勲使此行也受克予則非朕文考之有罪乃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我國家所以應天順人者

不克終而斯民復蹈於塗炭之中而莫之拯救此葢其兢兢業業志不忘於夙夜故雖有必勝之理而反躬自責惟恐其不勝也此與湯之誥多方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皆是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於中則發之於言自然如此無一毫詐僞於其間而先儒引此爲湯武假設以求衆心之辭此説大害義理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湯

武以臣伐君皆本天人之證至於東征西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惟其至誠爲能動故也使其誓誥多方之言非出於中心之誠然者而設爲恐懼之辭以求衆心則不誠莫大焉既不誠矣其何能動哉齊威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則假設求衆心之辭蓋其心本不如是而徒以權譎濟一時之宜所以不能動人使之必信使威公之此言出於中心之

至誠則其伐楚也將無異於周公之東征矣其功烈豈至如是之卑哉故論聖人之事以爲有所矯情而爲之者皆淺丈夫也

尚書全解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尚書全解卷二十三

宋 林之奇 撰

周書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

武王以戊午之明日己未發于孟津越四日癸亥周師陳于商郊明日甲子武王乃至將與受戰于牧野

師既定矣於是杖黄鉞秉白旄而誓之以肅其進退擊刺之節而示之以弔伐弗迓克奔之意蓋其所誓者又在於泰誓三篇之外不可以無別也史官以其誓師于牧野遂以牧誓二字為篇名正與費誓同皆是指其所誓之地也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此蓋周師陳于牧野之全數也史記孟子皆作三千人諸儒多以史記孟子之言為信而以此序為誤其意蓋以謂戎車三百兩不應但有虎賁三百人也其竊以

為當從此序之所載古者虎賁之士必擇其驍勇有力之人為之朝夕在王之左右以為宿衛兵也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當周之盛時纔有虎士八百人則其伐殷之時而有三百人固其理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則是虎賁之士蓋其宿衛之官所以輔從乘輿者也牧野之戰而至有虎賁三百人已為盛矣則其文雖

與戎車三百兩相接其實在戎車之外也非戎車所載之人也其戎車所載之人其步卒則已在三百兩之中矣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言戎車三百兩則甲士與其步卒皆可見其數矣而虎賁三百人則是王之爪牙勇力之士在王左右以為之輔衛其有三百人已為多矣安得尚以其少而以為有三千人邪以是知史記孟子之言誤矣漢孔氏曰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據其數當有

二萬一千六百人不言六百者蓋古者記載之辭惟總其數而畧其小猶詩有三百六篇但言詩三百也據舉全數而云二萬一千人者此蓋出於漢孔氏之意從古文而云爾而今文孔氏注於二萬一千人之下乃加舉全數三字此蓋出於後世儒者之所箋注以發明孔氏之意非其本文也而後世傳寫者誤以相屬遂以為先儒之語何不思之甚邪夫孔氏省六百字而乃加舉全數三字以釋其義此必無是理也

唐孔氏又以謂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陣之間則依六鄉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故有百人此蓋欲緣飾先儒與同之文而為之說爾是說未可輕從

也二孔氏其意蓋以謂虎賁三百人者即兵車所載之長也此蓋謂嘗潔考虎賁氏以為宿衛官徒以三百人數而配合之牧野之戰諸侯各以其師來會而此但言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但舉周師之數而不及諸侯之師者蓋牧野之戰以周師為主故也而蘇氏曰春秋時晉與齊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之者衆也此說是也夫周師為主而纔有戎車三百兩虎賁

三百人則是諸侯以兵來會者亦不多也武王能鳩合諸侯寡少之師以執紂如林之衆豈與之較其區區之力哉故作序者舉周師之全數而繼之曰與受戰于牧野以見其在徳不在力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者戊午後之甲子也先儒以歴推之蓋是周之一月四日此言日而不言時者上本泰誓之文也昧

爽將明而未明之時也武王於甲子之日將明而未明之時蓋詰朝而至商郊之牧野蓋周師所次之地漢孔氏曰紂近郊三十里皇甫謐曰在朝歌七十里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師旣陳於牧野牧野乃與紂戰將戰而誓必在於未戰時於是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蓋所以示其將戰也漢孔氏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握旄示有事於教據先儒解經但存大體未嘗故為鑿說至於此說不免於

鑋爾蓋杖鉞秉旄但是所執之物各從其便豈屑屑然寓意於其閒哉孔氏之說既以鑋矣王氏之說抑又甚焉其說有曰鉞所以誅旄所以教黄者信也白者義也誅以信故黄鉞教以義故白旄無事於誅故左杖黄鉞有事於教故右秉白旄王氏之說經未嘗肯從先儒之說至於此說則從非徒從之又從而推廣之惟其喜鑋故也以其喜鑋故於君子陽陽之詩曰左執簧左執翿以為簧所以為聲翿所以為容將

隐而無所事於聲容故在左也信如此說則簡兮之詩亦是賢者不遇而作而曰左手執籥為其無事於聲可也至於右手秉翟則為有事於容乎王氏於此則無說以其說之不通故也故蘇氏於此篇則併與先儒而譏之以謂黄鉞以金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遠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為儀耳故左杖黄鉞秉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而學者妄相附致張為議論皆非其實凡若此者不取蘇

氏此說可謂盡之矣武王既左杖黄鉞右秉白旄於是誓之曰逖矣西土之人逖遠也稱其行役之遠以勞來其來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昬棄厥肆祀弗荅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友邦冢君謂同志之諸侯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則是同與治事之三卿當是時周尚為諸侯未有天子六卿故其行也但有此三卿而已漢孔氏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唐孔氏曰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

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辟以營軍是指誓軍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據二孔之意謂泰誓之篇有王乃大巡六師之言故有此説某竊以爲不然康叔封於衛蓋諸侯之大國也而酒誥曰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也農父司徒也宏父司空也則是古者諸侯之國降殺於天子六卿之制者則有此三卿周既未爲天子則其但有三卿復何疑哉王乃大巡六師蓋指諸侯之師而言之某嘗詳論之於

泰誓矣亞次也旅衆也周禮曰施法於官府乃建其政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亞即所謂立其貳也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是也旅即所謂陳其殷殷衆士也師氏若大誥所謂尹氏而洪範曰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師尹蓋又在卿士之下也千夫長百夫長蓋主兵者漢孔氏云師帥卒帥也據司馬法百人為卒以卒師為百夫長誠是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以師帥為千夫長則不可要之千夫長百夫長皆是主兵

之人但不可以合司馬法所載之言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皆西南夷也唐孔氏曰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蘇氏曰楚鐖庸與百濮伐之庸即上庸縣濮即百濮也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即先零罕幵之屬彭今屬武陽縣髳微闕觀蘇氏此說則知此數國者蓋是西南極邉之蠻夷也漢孔氏以為在巴蜀未知是否文王國於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故此數國者蓋服屬於周而預

於伐紂之役也既歴舉所善之人於是使之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蓋王既杖鉞秉旄以誓則使聽誓者稱戈比干立矛以聽誓而戰故其儀如此稱舉也戈㦸干楯也矛亦㦸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捍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此蓋隨宜相配而為文也武王既使陳于牧野之人咸稱戈比干立矛以聽誓矣於是遂誓之以所以伐紂之意而舉古人之言曰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蓋此篇數紂之惡惟論其用婦人之言以亂天下者故舉古人之言以謂牝雞無鳴晨之理使牝雞而鳴晨則其反常而妖孽家有此不祥則將索然而盡亦猶婦人而與於政事是亦不祥而喪國之道也今商王受乃不悟牝雞鳴晨之為不祥而其為國則惟婦言是用用婦人之言遂至於為其所蠱惑聰明既喪無所不昏於是神棄其所陳之祀而弗答蘇氏曰祭所以報本也故謂之答昏於親親故

棄其遺王父母弟不廸蘇氏曰王父弟及母弟皆先王之遺胤遇之不以其道此二者皆有家之所甚重而紂皆昏棄之而不廸鬼神當欽而不欽九族當親而不親則是於所厚者薄故惟四方多罪逋逃之人崇之長之信之使之或為大夫或為卿士使得以在高位而暴虐于百姓而姦宄于商邑於所薄者反厚焉夫既曰崇又曰信又曰使又曰長蓋言其好用小人也自古無道之主將肆其殘賊則必招納多罪逋

逃與之同惡相濟楚靈王為章華臺納亡人以實之蓋不仁之君其所好尚皆如此然而納亡人以實之猶未至於登而用之而紂則使為大夫卿士而居於民上此其所以肆其暴虐姦宄以重失斯民之心也紂之罪惡至於此極而推原其本則惟在用婦人之言故武王舉以誓師以見其牝雞鳴晨之禍為至慘也惟其平日惟婦言是用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則武王不可不應天順人以恭行天之罰於紂而興此救

野之師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此蓋肅其進退擊刺之節也在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雖帝王之師其出也不可以無紀律也牧野之戰蓋決於甲子之日故肅之以紀律使整齊

其部伍擊刺不使之爭利以儌一時之幸也故使其進戰者則不過於六步七步乃止而相齊焉夫子勖哉者言此事實汝將士之所當勉也前曰夫子勖哉後曰勖哉夫子反覆其文以致其諄諄告戒之意猶曰鄰哉臣哉臣哉鄰哉爾將士之所當勖者宜奮其桓桓威武之志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虎貔熊羆皆猛獸言其桓桓當如此獸之猛也雖其猛如此然紂之衆士有能來奔於我者當勿迎擊之惟使降

者役屬我西土而已蓋武王之戰於牧野志在為民除害而不在於殺人以逞其志故其誓衆也使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蓋不欲其嗜利以輕進也雖使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而又戒之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蓋不欲其殺降以重傷也惟其告戒之素如此故其戰也則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蓋周師之持重徐進而如林之旅自相攻擊倒戈

以攻紂而周師實不血刃也勗哉夫子蓋又勉之以終其義也爾苟不能勉之如前之所云則汝之身有戮矣其曰爾躬有戮非武王嗜於殺人蓋臨戰而誓師其言不得不爾也詳此篇武王數紂之罪惟婦言是用豈非武王意紂之必亡無出於此也思齊之詩論文王之所以聖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為

文王之所以聖則紂之昏棄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以至於暴虐姦宄遍天下而亡其國者豈不起於惟婦言是用乎故婦言是用紂之所以亡也案列女傳曰紂之好酒淫樂而不離妲己之所喜者賞之所憎者誅之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刑妲己乃笑夫紂為暴虐之甚矣而妲己尚且以為罰輕炮烙之刑使人遭枉刑至痛於

骨火之中而纔足以供其一笑則其爲不道又在紂之上矣文王雖能官人而大姒猶佐之以求賢審官紂爲無道而妲巳猶勸其爲炮烙之法詩人以太姒之於文王爲天作之合予於妲巳亦云

武成　　周書

此篇所載自往伐至於伐商之後發政施仁之事首尾俱載非必主於武而言其以武成名篇者葢書之名篇各隨其史官一時之宜或述其所作之人或取

其所因之事或指其所居之地或掇篇中之字以為名其體各有不同要之徒取是字以為簡篇之別耳本無意義存於其間此篇有越三日哉望大告武成之言故史官編序之時掇取武成二字以志其篇亦猶梓材以篇中有梓材之語非有取梓材之意也學者之於此能行其所無事無以鑿求之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此篇如漢孔氏鄭氏之說皆不必如此說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

此篇蓋是武王克商之後史官記載其本末於泰誓牧誓之外則為此篇以見其一時應天順人之大槩自往伐之初至於歸獸之後其所施設政事皆識於此識字當作音誌蓋謂紀其事也此識其政事主於史官而言漢孔氏云記識商家政教善事以為法其說非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歩自周于征伐

商

惟一月者即泰誓所謂一月蓋周之正月商之十二月也周之正朔未建故不可以云正月其時曰為周史記不可以追用商之正朔故但云一月蓋權時之義也壬辰旁死魄者正月之首也漢律歷志曰死魄朔也生魄望也蓋魄者形也是月之輪郭無光之處沈内翰曰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月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倒而所見纔如鉤月漸遠則斜而光

稍滿其形如銀丸者所謂魄也日月合為朔之後始受日光故明生而魄漸死至望後則明死而魄漸生故歴象以明魄之生死而定朔望弦晦然後日之甲乙始可得而推也旁近也一日為始死魄則二日為近死魄此所記載在於癸巳之日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不直言癸巳之日于征伐商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者為歴起也蓋歴家之推步尤難於日月合朔日月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坐而致也苟

為但言日而不言朔以取正於月之明晦則歷象不可得而推非記載之體也故古者將記日之甲乙必先以日月之晦朔為定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而其定晦朔必以日食為凖故杜氏長歷以日食推行則其月之在晦在閏皆可考也此法雖詳於春秋其實書之源流也既載旁死魄之日壬辰以見周之克殷其月辛夘日月交會于星紀之次以起周之歷矣於是繫之以征伐商之日以紀事也故繼之曰越翼日

癸巳則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蓋於是月始興師而自周癸巳日興師而戊午日渡孟津則是二十五日也甲子克殷殺受則是三十一日也以至於下文丁未庚戌皆可以即此而推也後世如漢唐律歷志以其歷法推考無所不合由其事繫日日繫月故其有數存焉可得以歷而考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此處先後說者極多惟唐孔氏依漢孔氏先後為說
而其先後失次者與夫簡編之疑有脫逸則論其端
而使學者以意逆志而自得焉此為得體但惜其論
之有所未至也其今於此篇不敢輕有去取劉元甫
王介甫程伊川孫元忠數家之說始依唐孔氏之意
察唐孔氏所次歲月日以謂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正月三日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月
辛酉朔甲子殺紂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

四月己丑厥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蓋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庚戌日柴望矣而下文乃曰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豈有二十二日後乃復有生魄之文乎唐孔氏曰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未受周命而已助周祭乎明其受命在祀廟前則是唐孔氏於此先後之

序已覺其非矣然而又曰史官失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此則雖覺其非而亦未知其為失先後之序也以其所見當是武王既歸于豐偃武脩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矣則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以下皆繫於此既告羣后以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後率之以祀于周廟以至於柴望大告武成於理為稱然此篇見存者止於如此其間文勢或

有脫逸不全者亦未可知雖疑其先後之次如此亦未敢以為必然之論也厥四月者既克商之年四月也哉始也始生明亦是初三日也前載正月三日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此載四月三日云哉生明蓋魄死明生其實一也特史官變其文耳武王既克商矣於是四月三日始自商還至于豐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於是偃武修文樂記云武王克殷渡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

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此則偃武修文之事也既偃武修文示天下不復用兵則負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矣故於是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無復服乘此等物以從事於干戈之事也華山之陽桃林之野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矣則不復羈絏穿絡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耳二孔之說大不然聖人之治天下使萬物各遂

其性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此有夏先后所以懋厥德而罔有天災也今以示天下弗服之故而縱牛馬於乏水草非所長養之地非聖人所以仁萬物之意也蘇氏又云華山之陽有川焉其地至險絶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絶歸牛馬於此示天下弗服也此亦過論矣夫茍縱而不留則足以見其所無用武之心矣豈必擇其可入不可出之地乎茍其入而可以出則天下遂將不信

乎此殆求之過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丁未祀于周廟至大告武成此文當屬於予小子其

承厥志之下蓋武王既歸馬放牛示天下不服乗則
其王業於是乎成矣既生魄則十五日以後也武王
既克殷有天下於是庶邦冢君及内之百執事咸來
受新命于周猶舜之居攝則四方羣牧來覲既諸侯
羣臣來受新命于周於是武王為之述其先王積德
累功之艱難故已得以成此王業蓋將帥之以祀于
周廟則先為言祖考之所以致此者故惟歷叙后稷
至于文考積累之次序而已承其志蓋為將祀周廟

而言也王於是嗟歎以告諸侯曰惟先王建邦啓土
言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於邰啓此周
邦之土也先王指后稷也國語有云昔我先王后稷
后稷非王而稱先王者尊之之辭也契在商亦稱玄
王皆尊稱也公劉后稷曾孫篤厚也后稷之烈至公
劉而加厚焉大王后稷十二世孫能增修后稷公劉
之業而周之王業始基於此王季且又能勤勞以成
王家而文王承之功業於是大成惟其積累之功德

源流深長如此故大為天之所眷命而膺受其命以撫安四方諸夏於是時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陵小小邦於是懐其徳而得以自立強者畏之而不敢侵小小者懐之而有以自立則是天下所頼以生存也天下所頼以生存則宜克紂伐殷以君天下而大統猶未集於其身故於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以致伐也惟九年大統未集先儒因此説附會以斷虞芮之訟受命稱王之説謂文王於斷訟之年更稱元

年至九年而崩武王終喪而觀兵於殷上承文王之年為十一年又二年而伐殷為十三年其為附會之說似若可信然而改元立號近起秦漢三代之世無有也惟後世之君於即位之年則稱元年耳豈有文王既即位四十餘年而更稱元年之理此說殆是漢儒因九年大統未集之文而生此辭其實非也然則九年大統未集何也蓋當文王未崩九年之前紂之惡貫盈而不可赦也文王知其勢必不得不伐於是

時也已有伐紂之志矣然而猶有所不忍遲遲於九年之久文王既崩而紂之惡日甚則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也所謂九年者徒謂周之王業當興於此時矣何改元稱王之有哉武王既告庶邦冢君以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仁成此王業而已承其志以伐紂救民而有天下矣於是以丁未之日祀于周廟諸侯之受命于周者咸奔祭于廟大奔走執豆籩以供祭祀既告祭于廟又三日庚戌於是燔柴祭天望祀于

山川以告武成亦猶舜既居攝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然後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武王既克商有天下諸侯百工受命于周而其告戒之際惟叙述其先世積累之艱難而已承其志故唐孔氏與劉元甫皆疑此下更有脫簡蓋以湯誥考之則誠有詳畧之不同故謂武王既定天下當懇懇告戒不應但祖述其先世之勤勞而止也予嘗反覆繹尋武王所以告諸侯之意此蓋既得天下將欲率

諸侯祀于周廟追王其先世故其說如此案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是武王既受命於是始追王其先世祀以天子之禮自惟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蓋為追王張本而言之也丁未祀于周廟則於是行其追王之禮矣惟其追王而言故惟序述其先世積行累功之事唐孔氏疑其下有脫簡未必然也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

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
自底商之罪以下至於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其
文當在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厥四月哉生明
王來自商至于豐之上蓋其所序述皆是武王未歸
周以前事簡編差舛乃以屬於予小子其承厥志之
後而武王所以禱於天地山川之言遂與上文之稱
述后稷以來積德累功者相聯則類夫武王誦其所
禱之辭以告庶邦冢君者故唐孔氏以謂自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之辭也且謂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又不成非述作之體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懲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慇懃誓衆既克則空誦禱辭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脫落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孔氏雖能疑其簡編斷絶經辭不次而遂信以

禱神之辭為武王對庶邦冢君百工誦之殊不知追王之辭蓋盡於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底商之罪以下自是史家記述武王既往伐商禱于上下神祇之辭簡編失次誤載於其承厥志之下耳故王氏劉氏程氏諸家以屬於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蓋得之矣但王氏以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以下屬於歸周之後則失其次夫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此蓋既克商之事豈至周而後有事於

此邪故劉氏自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悉以加於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前此則勝於王氏所次遠甚程氏亦以釋囚封墓以下依劉氏所次而移乃反商政政由舊於列爵惟五之上謂自此以下方是政由舊亦各就其所見如此然武成既非今書亦未可以其見存之文為必然不易之論也武王既興義兵為天下除殘去賊其所以代紂為此舉者蓋所以奉天地神祇之意而非所以狥一人之私欲也

故其兵之既動則致商紂之所以獲罪於天地神祇之意以告皇天后土與夫師之所過名山大川名山華嶽大川河也自豐鎬而往朝歌則必過華嶽涉河華與河在五嶽四瀆之數故知其為名山大川也告于皇天后土則泰誓所謂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告于天地山川其禮不必同時而禱祠同故併而載之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明其禱祠皆云爾非是以天地山川併為祭也泰誓曰予小

予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冡土以爾有衆底天之
罰武王之所以伐商而告于天地神祇者葢受命于
文考而非巳之所敢專也故其禱辭必稱有道曽孫
本其父祖言巳乃有道之人曽孫也唐孔氏以武王
自稱有道且謂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為無道言
有道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此說不然鬼神害
盈而福謙謂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豈有是理哉
武王之誓師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蓋武王之心也豈有自稱已之有道以求神之福其曰有道曽孫云者亦猶曰惟朕文考無罪也惟有道曽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言已憑我文祖之有道將往大征商紂以大正其罪也當是時始興兵往伐商未知克與不克而紂猶在上為天子遽稱周王發此殆是史官增加潤色之辭非必其禱神之言本如此也孟子因咸丘蒙問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之說嘗

舉孔子之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天下之不可以有二王也苟以武王稱周王發而繼之以今商王無道則是二王矣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則其所不取者必此類也武王所以本其文祖之有道以有大正于商者以商王受無道故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

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如氷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雀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紂也紂既無道而周有道則是紂敺其民而使其歸周矣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泰誓數紂之罪其文譊複反覆陳其不善之迹蓋將以曉衆庶未諭之情不得不然此禱于天地鬼神不必歷數其罪故其文簡而盡此所以不同也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葢天之生萬物惟人最靈人者萬物之主也於人中擇其聰明者而為之君君者人

之主也主而暴其民則物亦不得其所矣紂以不仁暴虐之資居於民上而播其惡於衆暴殄天物而使天下萬物鳥獸草木皆失其性而其害虐於民尤甚言暴於天物則民亦在其中以人尤重於萬物故别言之與泰誓之意同也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則不仁甚矣故小人之為不仁者皆與之同惡相濟以肆其毒於四海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是以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蓋謂紂為衆惡之所歸重復言之甚

之之辭猶曰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王氏曰歸之之謂主萃之之謂聚藏之之謂淵養之之謂藪其說是也紂既為衆小人之所歸不獨赦其逋逃之罪又以為大夫卿士則是立其朝者無非小人也立朝皆小人則君子無容足之地故其仁人皆相率而歸周此稱仁人蓋指商之仁人其人則莫知其為誰也亦未知其幾何人也孔氏以為太公周召之徒太公歸周在於文王之世非武王之所獲周

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獲獲者自外來之辭也王氏以為微子之徒武王以微子之來歸而知紂之可伐則是微子之亡其國畧無不忍之意烏得以為仁哉予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而人則莫知其為誰也仁人既已歸周則是空國無君子立其朝者皆小人也小人得志君子相擕而去則民之棄殷可以卜之於此矣故謂予小子既獲仁人於是敢祇承上帝之命以遏絶商紂為亂之畧也仁人自商來者非欲

必預伐紂之謀蓋武王以其獲仁人而又卜知商家之必亡而為上帝之所斷棄也武王既祇承上帝以代商而當時之民内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以為已使亦皆恭敬天之永命以助國家也蠻貊若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惟夷夏之人皆知敬天承命故予之興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蓋所以慰安此士女之心也予既東征以安此士女之心於是士女喜悅我周師之興咸實玄黄之幣于筐篚之中以迎

我師顯我國家之當王天下也玄黄但謂其時所執之幣有此色爾非有他義又薛氏之說亦隨句取義非書之本意也士女之所以篚筐玄黄以昭我周王者豈人力之所能致哉蓋天之休美有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衆而使之歸附我大邑周也民既附我大邑周故爾天地山川神祇庶幾能相助予伐紂克商以拯斯民於昏墊之中無使敗衂為神之辱也武王禱神之辭蓋盡於此以左氏春秋傳荀偃禱河蒯聵禱

其祖無作神羞之下皆更有語遂亦謂此下更有未盡之辭此蓋不通變之論未可以為然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武王既底商之罪以禱于天地山川神祇矣於是以

戊午日渡河而北漢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此説甚不然夫湯武仁義之師蓋為應天順人而起豈為詐謀竒計速於赴敵以出敵人之不意哉然自河至朝歌五日而至經實有明文意其所載時日必有誤也俟天休命者非是待天之有禎祥而後進兵蓋武王之將進而與紂戰以決生民之命於商周之勝負不敢以勝負自必也必待天之佑我國家而能勝之此謂俟天休命而已先儒

以謂夜雨止畢陳葢過論也武王既以癸亥之日陳于商郊紂遂以明日甲子之詰朝帥其多罪逋逃之人其多若林木之盛會于牧野是時周師未動而紂多罪逋逃之衆其徒之居於前者自相攻擊以走故反倒其戈以攻其在後者以致血流漂杵言殺人之多也雖殺人之多皆紂之師旅自相屠戮自周師而言之實未嘗血刄也周師未嘗血刄也而紂之衆自相屠戮滅亡豈武王實使之然哉葢由其多罪逋逃

之人同惡相濟其罪惡貫盈天道之所不容故使之至於此極也而孟子則以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審如孟子之說則是血流漂杵之言蓋深疑之也予嘗深原孟子之意蓋恐學者傳之失真以謂武王牧野之戰其殺人誠如是之多故其後世嗜殺人之主必將指武王以為口實故為此拔本塞源之論此孟子所以有功於武王也然而血流漂杵之言

則是紂之衆自相攻擊其血流之多蓋有此理後世未可以孟子之說疑之而遂謂無其事也武王之伐商紂之衆自相攻擊以至於此則其得天下可謂易矣故繼之以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蓋言一著戎衣而天下遂定以見其取之之易也既克商而有天下於是與天下更始反商之虐政由湯之舊政蓋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所傳之政莫非創業垂統為萬世可繼之道者惟紂不能率由舊章遂至於亡武王既

反紂之虐政則其施於有政者豈可以他求惟取商家之舊政而用之則其政將不可勝用矣反商政政由舊即如下文所載是也箕子比干商容皆商之賢者紂惟不能用故遂亡其國武王既反紂之舊政則其所不用之賢者必致其禮待之意其為紂所囚於囹圄之中者則釋之其見殺而既葬者則於是封其墓其存而去於閭閻之中者則過而式其閭非特此也紂之聚財於鹿臺積粟於鉅橋必為已私者則皆

散而發之以大賚於四海之困窮而無告者而萬姓悅服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則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於此時若出於塗炭而登春臺之樂熈熈然安能不悅哉自釋箕子囚至於萬姓悅服皆是反商政未歸國之初也有此善政及民自此之後當繼之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乃偃武修文蓋於是始歸國櫜弓矢散馬牛與天下休息

而孔氏本文以屬於歸周之後夫箕子之囚比干之
墓商容之閭必在殷之國都而鹿臺鉅橋亦在近郊
之地皆是既克之後豈得為既歸周已後之事乎既
歸于周偃武修文與天下更始而又率庶邦冢君暨
百工祀于周廟以追王其先世遂柴望大告武成矣
則其所以施設者莫先於疆理天下以封建勲戚故
繼之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案樂記曰武王既克商
未下車而先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

帝舜之後於陳既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蓋先封帝王之後然後及於功臣子弟以與會于牧野之諸侯犬牙相錯為王室之藩屏列爵惟五者謂封建諸侯列為五等之爵即公侯伯子男是也分土惟三者謂爵各有等而所分之地則有三等蓋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也周家封建之法蓋盡於此二言矣故王制孟子云封建諸侯其說皆本於此及周禮大司徒所載則與此不

同其說曰諸公之地封疆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信如周禮之所載則是列爵惟五等而分土亦有五等與此篇所載異矣故唐孔氏以為周室既衰諸侯相併自以國土寬大並皆違禮乃除去本經妄為說爾此說甚好至鄭康成之徒必欲以此二書所載附會而為此說所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攘戎狄斥大封域增而廣之故大國實五百里或又謂公之地百里而已五百里者併與

附庸言之此言迂陋不通之論二蘇兄弟皆詳辨其失而李直講以為大司徒所載諸公封疆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二百里諸男之地一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其曰五百里四百里以至百里者所謂列爵惟五也而其所謂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其食者四之一即所謂分土惟三也此說雖善然尚有可疑者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是所食者百三十三

里有竒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是所食者百里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則是所食者五十里百里者其食者四之一則是所食者二十五里是亦分土為五等不謂之三等也此亦難於折衷姑用之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則為王朝公卿大夫也蓋居是官者莫不欲得賢人而任之然賢者之於事有能有不能因賢者之有

是能則使之任是事治教禮刑政事莫不隨其才而因任之而其人則皆天下之賢人也既外而封建諸侯得其尊卑小大之制而使賢能又皆得夫俊傑之才則民治於是乎舉矣故繼之以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蓋五典之教與食喪祭之三者民之最重者也曰惟食喪祭者如禹貢言羽毛齒革惟金三品齒革羽毛惟木皆因上之辭也惇信明義蓋謂大明信義揭示天下所以美教化移風俗也崇德報功者猶湯之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蓋有德者則宜崇之以高爵厚禄使之在高位以致君澤民至於有功者則但報之以厚賞而不居之於位各適其當而已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武王興義兵稱干戈率天下諸侯以伐紂而天下之人從之而不少有疑於其間者蓋其惻隱之心充實於其中不忍天下之民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出故應天順人拯斯

民於萬死之餘既克商而有天下則其所施設者無非不忍人之政自釋箕子之囚崇德報功莫非不忍人之政也惟其不忍人之心根本於未得天下之初其不忍人之政著見於已得天下之後則其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此所以垂衣拱手而天下治也周之社稷所以能緜緜延延至於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者其源流蓋如此

尚書全解卷二十三